

皇明肅皇外史

皇明肅皇外史

PDG

皇明肅皇外史卷之二十一

涑川范守己輯

辛丑嘉靖二十年春正月、逮繫御史楊爵于詔獄。  
楊爵上言、臣病居田野、九年于茲、過蒙聖恩、任以  
耳目之責、受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事曰非  
君恩未報、至于痛心而流涕、臣請舉目前所見、足  
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憂者、為陛下告、天  
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為安、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  
樂也、往歲夏秋不雨、入冬微雪、憂旱之切、遠近所  
同、而在廷之臣、如夏言諸人、乃以為靈瑞、而稱頌  
之、欺天罔人、不亦甚乎、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

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又如翊國公郭勛，中外皆以為大惡，而使之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其為國家之禍，日以深矣。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饑民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功十年不止，又遣委部臣遠建雷壇，以一方士之故，賸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此結怨天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數年以來，朝儀闕缺，經筵未講，參辭莫得一睹聖容，敷奏莫得一聆天語。今已久矣，此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

惑眾聖王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廷苑，金紫赤  
紱，賞及方術，保傅之職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  
不足以當此責，而畀之迂怪之徒，輕如草芥，名器  
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縱之聖，為上天元子，  
若遠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固有天災山  
川鬼神亦莫不甯矣。安用此邪佞之術，列諸法禁  
之地，而藉之以為聖躬之福耶？此失人心而致  
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  
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即死，近日  
羅洪先等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恐  
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

卷二十一  
二  
陞之近遠于萬里矣。此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不容已。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愚忠。賜之施行。萬年無疆之福。端在此矣。帝覽之怒。命逮送鎮撫司長繫之。

附錄是月大計天下羣吏。有河南參政王慎中者。吏部考中下奪官一級。既而命下。以不謹削籍。時謂慎中先為江西參議。侵學政。有言于大學士言者。故特旨斥逐云。

二月。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

初伯溫與諸守臣連疏言登庸畏威束身歸罪而黎寧所稱黎氏後譜系不詳莫可為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使撫安南夷眾因遣官送莫文明等至京下廷議僉如伯溫言帝曰莫登庸既面縛軍門納土請罪察其款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茲為交人永圖革去王號勿得稱國庶免亂臣接迹云乃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及別給印章其所僭擬制度令削除改正海陽山南等一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職官襲替黜陟俱聽登庸總理通隸廣西藩司歲頒正朔令三歲一貢其黎寧仍

卷二十一  
三  
令守臣體勘果黎氏子孫授與清華等四府妄則  
勿予莫文明等及諸酋目賜賚有差

三月錄用舊臣

初臺諫官交章薦用舊臣下吏部覆議如奏帝  
命李廷相唐龍屠僑張景華顧佖王道鄭本公王  
崇慶等各復舊職及改用呂柝何塘不敘

策士奉天殿

策林樹聲等二百九十八人賜沈坤等及第出身  
附錄給事中徐燠劾吏部主事李棟貪鄙不職  
帝詰責尚書許讚令覈實以對讚上疏求罷帝  
慰留之御史焦璉請議海運下戶部覆議寢之



夏四月辛酉九廟災。詔天下。

時久暘不雨。是日初昏。陰雨驟至。大雷電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噓之。宿衛官役相視籲天。無可計拯。須臾燬其主。俄延及成廟。主亦燬。遂及太祖。昭穆羣廟一時熟燬。都盡。獻廟獨存。帝奉列聖主于景神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告題成祖。仁宗各帝后主。亦奉景神殿。乃下詔曰。朕奉天位十有七載。思報祖德。先正太祖南向之尊。備建九廟之制。加薦尊諡。用罄追崇。賴二三大臣協恭力贊。非朕變更成典。實本信任古道。自謂少盡報本之情。詎意有今日之變也。朕一聞奏。



報若墜深淵欲赴火中思無濟事謹力疾奉慰  
祖宗于景神殿奏謝上帝皇祇告于大社稷遣官  
徧祭百神書報宗藩詔示天下臣庶使知一人之  
重罪致延九廟之御棲按厥咎原無可容已爰將  
寬卹之文預示圖復之力都御史胡守中上言非  
常災變痛切心骨恨不能赴火撲滅耳所幸獻  
廟巍然獨存姑俟休養之餘大臻富庶之效再建  
九廟光復舊物將見庶民子來不日成之矣章下  
禮部

逮繫給事中胡汝霖御史李乘雲等于詔獄

禮科都給事中胡汝霖御史李乘雲等各上言大

臣忍視火災，不速拯護。帝以汝霖乘雲挾私妄劾，命錦衣衛收送鎮撫司考訊。已而獄具，各補外任。乘雲出為太倉州判官。

停止工作。

禮部以非常火災，上疏奉慰。帝命一切工作俱暫停止。惟諸殿仍舊修營。

附錄御史黨承賜等上言，嚴交修以答天戒。乞勅兩京文武大臣及四品以上官各自投劾，以聽去留。從之。于是給事中戚賢、劉大直、陳邦修、張堯年、李文進、王嘉元等上言，審進退以回天變。劾郭勛、張瓚、樊繼祖、李廷相、胡守中、李開先、胡經、夏浚、戴

儒王廷相王同祖曾經大計罷黜不宜夤緣復進  
至于閻淵熊浹劉天和呂柟魏校程啓充程文德  
徐樾王畿魏良弼葉洪馬明衡王臣等亦以大計  
黜退宜引戴儒王同祖例錄用則進以天下退以  
天下善善惡惡之心協而天心克享矣帝曰宗  
廟災變朕方祇懼戚賢等乃肆意妄言顛倒是非  
王畿詐偽小人亦擅引薦姦值黨一至于斯其  
從實覆疏以聞戚賢等懼因輸罪乞恩原之已而  
李鳳來奏言六事曰執治體明治功正紀綱慎刑  
獄禁暴斂重水利帝永行之張潮亦上六事曰  
抑奔競重恩典惜人材廣廢遺公舉刺懲貪墨

帝亦納之。

畿內旱蝗。

議發帑金賑之。

五月鄒守益削籍。

守益為南京國子監祭酒。上疏自劾。因言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凡厥臣工。休戚一體。其能者宜洗心盡瘁。共濟艱難。而不能者宜引咎求退。毋竊祿位。糜民膏脂。大學士言。謂守益言辭乖刺。擬旨削籍。從之。

附錄。初雲南人錢世賢者。為福建僉事。以贓著。清軍御史包節發其事。改別臬用已。而大計黜之。亡

何包節巡按雲南行部至郡。世賢率廝養數十人突擁道側，闌節輿，詬辱之。節上其事。下都察院行雲南巡撫劉渠收繫世賢及廝養惡少，俱論戍邊。六月，毛伯溫班師。

初，制命下，登庸已死。伯溫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伯溫乃班師。朝廷論功，加伯溫太子太保。仇鸞、柳珣沐朝輔及諸偏裨各擢賞有差。已而福海不能輯眾，為黎寧所逐，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問。久之，福海子宏灑復振逐黎氏，再有其國。宏灑卒，傳子茂。給萬曆辛巳，茂給上言，乞分頒承襲成命，以安邦統。奏乞補給其父宏灑勅書。下禮部。

覆議從之。

錢如京罷

如京時為刑部尚書給事中吳從義劾如京貪污  
敗著帝命錦衣衛收如京家廝役通賂者送鎮  
撫司嚴鞠已而按問無狀命如京致仕。

秋七月

附錄初交城王絕有輔國將軍表柙者謀襲王爵  
遣校尉任得貴至京以黃金千兩白金貳千兩賂  
禮部尚書嚴嵩復以白金二百三十兩潞繒二十  
束紫貂帽一具賂儀制司令史徐旭白金五十兩  
潞繒一束賂王府科胥人黃瓘白金二十兩潞繒

一東賂王府科胥人姚忠皆受焉嵩為題覆表相  
宜襲交城王從之有東廠邏卒緝知得貴行賂執  
以奏聞下法司鞠實論旭瓘忠各戍邊又有永壽  
恭和王庶子惟熿者與適孫懷堪爭立以白金三  
千兩賂嵩亦受之永壽莊僖王妃遣人擊登聞鼓  
奏訴于是御史葉經劾嵩贓跡暴著瀆亂國經乞  
賜勅正帝曰表相惟熿應否襲爵行各撫按官  
勘覈以聞嚴嵩安心供事勿以人言介意

朶顏酋革蘭台求益貢

兀良哈諸部朶顏為大朶顏諸種花當最貴革蘭  
台花當孫也正德間花當子把兒孫寇馬蘭谷殺



參將陳乾亡。何又入寇。參將魏祥禦之。全軍覆沒。把兒孫死。諸眾皆附。其兄子革蘭台。革蘭台遂入寇。漁陽諸關保皆破。嘉靖壬辰。部酋阿堆吟利赤數入建昌喜峰諸塞。殺掠人畜。革蘭台又求加官。兵部奏以毛伯溫代王。大用出漁陽巡撫。伯溫至鎮虜。益寇邊不已。邊人不得耕牧。至是革蘭台挾北虜求益貢。欲得與福餘太監。每衛各三百人。不許復請二百人。又不許。時時出沒塞下。輟云結造北小王子。旦暮大舉入塞矣。會北虜窺大同。乃許補前貢。失期者衛各二百人。

八月 昭聖皇太后崩 夏言罷

上慈諡曰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  
后。

九月收繫郭勛及駙馬都尉謝詔英國公洛惠安伯  
鑾于詔獄。公希忠總京營兵。

先是勛怙寵顛恣所為多不法。大學士言惡之時  
駙馬都尉崔元亦得 帝寵。嘗與勛及成國公希  
忠並召見。燕語。元乘間發勛罪。 帝領之。已而都  
察院因災異陳言及勛招納亡命私收商稅。敕軍  
民田廬諸惡狀。 帝命御史車邦祐按覈俱實。  
帝怒詰責勛。令自言狀。收其黨孫湮等下鎮撫司  
鞠問。時連及駙馬謝詔等俱下獄。勘問。都御史胡